



凤凰来仪

——周立波的故事

卓列兵 蒋 静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重庆师院图书馆

凤凰来仪

——周立波的故事

卓列兵 蒋 静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凤凰来仪
周立波的故事
卓列兵 蒋静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95·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360

ISBN 7—5353—0879—1

I·107

定价：1.95元

805244

3 K825.6
020

(801) 442703
(811)
(821)
(831)
(841)
(851)
(861)
(871)
(881)
(891)
(901)
(911)
(921)
(931)
(941)
(951)
(961)
(971)
(981)
(991)

目 录

1-3

凤凰来仪	(1)
翠伢子	(7)
最早的启蒙师——母亲	(14)
扶助弱小	(23)
智斗老财	(29)
“三国迷”	(38)
初识周扬	(45)
求真理远走他乡	(54)
上海滩上的峥嵘岁月	(63)
除夕被捕	(70)
铁窗内的不屈斗争	(76)
施巧计潜回上海	(81)
同总司令在一起	(87)
苏区行	(98)



CS135105

创办《抗战日报》.....	(108)
延安“鲁艺”来了位新教员.....	(116)
牢记毛主席指引的文艺方向.....	(124)
南征路上.....	(131)
八面山之夜.....	(137)
元宝镇的土改.....	(146)
贫下中农热爱的周书记.....	(158)
活捉伪区长金板牙.....	(164)
《暴风骤雨》的诞生.....	(169)
竹山湾扎根.....	(177)
到生活中去.....	(185)
人妖颠倒的日子里.....	(193)
风范长存.....	(201)

凤 凰 来 仪

巍巍的雪峰山横贯湖南东西，逶迤绵延七八百里，高低起伏的群峰像汹涌的波浪，从西南向东北奔涌。像是一路奔波劳累，抵达洞庭之南时，其势渐弱，但余波未尽，在洞庭湖西南之滨，留下了一片细浪似的丘陵。

古老的益阳城背靠这片绿色的丘陵，面向浩淼的洞庭湖，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距城南十余里，有个小镇“邓石桥”，镇上有近百户人家，一条江南随处可见的麻石板小街，两边稀稀落落有些店铺。只有逢集才显得热闹。

从邓石桥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傍山小径往里走，只两三里就能见到一个小村子。村前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过，日夜发出悦耳的叮咚声。小溪两边是一片少有的平地，益阳人称做墩。

墩里都是棋盘格子一样的水田。冬天，田里灌满了水，在阳光照射下一块块像形状各异闪光的镜子；

春天，禾苗封了行，像一匹匹翡翠的锦缎；秋天，谷子黄了，金灿灿的像铺上了金色的地毯。

墩的四周，是连绵的山丘。山上长满了松树、杉树、茶子树，还有江南特有的楠竹，远远望去一片青翠。

这里就是“清溪村”，是个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好地方。

村子里的农民大多姓周，是共一个宗堂的。也不知从什么年代起，他们就在此安家。周围的山坡上，山坳里建起了一座座青瓦木板房。在众多低矮的木屋中，有一座气势较大的青砖黑瓦房。因比其他农户的住房要高大、气派，村里人称它周家大屋。

周家大屋的主人名叫周垂绅。村里人都认为他命好，他一共有五个儿子，除了大儿子是个读书人外，其余四个都靠种庄稼过日子。

一九〇八年八月九日，正是金谷丰收的时候。墩里不时传来“通，通，通”的扮禾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新谷的清香。

突然，一阵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从周家大屋传出来，在山村上空回响。

周家大媳妇紧闭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接生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拥在门外的人，全都伸长脖子迎上去，关切地问：“讨子？还是妹子？”

接生婆的脸笑得像一朵开放的菊花，她并不急着答话，只是笑哈哈地冲着当婆婆的作了一个揖，说：“恭喜，恭喜，生了个有酒壶子的。”

“啊，生个少爷！快给仙梯公报喜去。”在门外等候喜讯的人们七嘴八舌地嚷着。

也用不着吩咐，早有热心人飞跑而去，往附近的蜚英学校报信去了。

周仙梯是周垂绅的长子。周垂绅种了一世田，也希望下一代有个喝墨水的。他勒紧裤腰带，送周仙梯读了几年书，一心想儿子能谋个一官半职，给祖宗添点光彩。却不料大儿子总不成器，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在周氏的族办学堂里教书。

不过，教书总比种田松活。此时，种田人正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汗珠子甩八瓣，而他却显得很悠闲，只见他手捧一本《岳忠武王文集》线装书，高高地跷着二郎腿，正兴致盎然地哼着岳飞的一首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他正读得起劲，一个人像股风一样卷进来，高声嚷道：“仙梯公……”

他斜眼瞟了瞟来人，以为又是求他写家书的，就没有理他，继续自顾自地摇头晃脑哼着：“……白首为功名……”

来人有点急了，一把拉着他就走：“仙梯公，你屋里的生了呢！”

周仙梯睁大眼睛望着来人，迷迷糊糊地问：“什么？”

“呔，恭喜您，又添了一位少爷！”

周仙梯这才如梦初醒，拂了拂袖子站起来，惊喜地问：“嗨，生了？又是一个崽呀。善哉。”

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现在又添一个。周仙梯喜滋滋地：“哈，哈，连中三元，大喜，大喜！”

他忘记给报信的说几句感谢的话，一手撩起玄色旧长衫，急匆匆往家赶去。

周家大屋上上下下喜气盈盈。祖父周垂绅一生一世没别的骄傲，但他儿孙满堂，足可以在人前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前世积了德，而不像有的人，虽然有钱有势，但常让人戳着背心骂“绝代种”。

周垂绅听到信，从田里赶回来，还来不及洗掉腿上的泥巴。只见他喜滋滋地吧着旱烟管，坐在堂屋里听前来道喜的本家、邻舍奉承他。听到有人尊称他为“老太爷”，乐得两眼笑得只剩一条缝。

周仙梯抱着刚出生的儿子，拜过爷爷、奶奶，又挨次见过叔叔、婶婶。

接生婆站在一旁，故意恭维地说：“仙梯公，您真是好命。这伢子天庭饱满，真是贵人福相，将来定会做大官的。”

几句奉承话，说得周仙梯心里甜浸浸的。但他想起自己饱读诗书，却求官不成，不免涌出几许苦涩。如今当了教书匠，虽说家家神龛上都写着“天地君亲师”，但他明白，一个穷教书的并不比人高一等。益阳花鼓戏有一出《张先生讨学钱》，他是从来不看的。

“仙梯公，你妻子昨晚作了一个梦哩。”接生婆又说。

“噢，”坐在一旁的周垂绅不由心里“咯登”一下，烟也不抽了，尖起耳朵听着。什么梦？主凶，还是主吉？他最迷信人的一生成败、吉凶是命中注定的。

接生婆看周垂绅那紧张的神气，更是想卖卖关子，故意慢吞吞地说：“她大婶子说的——昨晚上，她梦见一只好大的鸟，落在屋后的梧桐树上……”

“噢，梧桐树上？一个好大的鸟，啊，那是凤凰呢。”老头子眼里闪着奇异的光，点旱烟的纸卷儿烧痛了手也忘记丢。

周仙梯又惊又喜地跑到房里，全忘记了读书人应有的斯文。他攀开帐子，问躺在床上的妻子：“昭珍，昨晚的梦可是真的？”

刘昭珍听丈夫问起昨晚的那个梦，虚弱苍白的脸上现出一片红晕。她含情脉脉地冲丈夫点了点头。

周仙梯乐得自顾自地摇头晃脑：“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啊，瑞应呐，瑞应。”

满屋子人望着他，笑了。

“仙梯，快给孩子取个名吧。”刘昭珍连忙提醒他。

“嗯，是的，该取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周仙梯沉吟了一会，嘴里不住地念着，“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凰来仪——好，就名叫韶仪吧。”

“那——号呢？”周垂绅问，他知道，凡是贵人都得有名有号。

“别号就叫凤翔吧。”

“好！好！”爷爷周垂绅连连点头，认为儿子到底还是有才学的，这名字取得好。

当然，当父母的，当祖父的，以及道贺说奉承话的，万万没有想到，这伢子后来竟应了这吉祥之兆，成为中国文坛上一颗闪亮的巨星。

这婴儿就是两次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的著名作家周立波。

颢 伢 子

周韶仪，后又改为绍仪，又名凤翔，家里人都习惯喊他凤伢子。凤伢子从小性格倔犟。

凤伢子长到三岁，在兄弟辈中数他最机灵。

爷爷周垂绅是一个很古怪的老头子，对孙儿们的规矩也特别多。他讲吉利，信禁忌。每天清早，在吃早饭前，小孩子讲话都得小心，不准讲“死、鬼、妖、魔、蛇、虎”一类的话。要是有人“犯禁”，他预测这一天家里准会碰上倒霉的事。

爷爷为了惩罚“犯禁”的孙儿，特意用布条子扎了一大把楠竹桠枝，插在堂屋壁上。用这种楠竹桠枝打人，只伤皮肉，不伤筋骨。孙儿们都怕楠竹桠枝打，在爷爷面前总不敢乱说乱动。

两个堂哥哥年纪大一点，心里有些鬼点子。这天他们悄悄对绍仪说：“凤伢子，你胆子大不大？”

小小绍仪遇事都不示弱，他不假思索地说：“大！”

“那我问你，敢不敢偷爷爷打人的楠竹桠枝

呀？”

凤伢子两眼鼓得溜圆，一仰脑壳：“敢！”

“好，你要偷了楠竹桯枝，哥哥摘桃子你吃。”

堂哥继续鼓动他。

两个堂哥哥帮他搬一条方凳，靠墙放着，自己躲到了门背后。凤伢子真的爬到凳子上，把爷爷的楠竹桯枝偷下来，噔噔噔地跑到厨房里，扔到灶膛里一把火烧了。

天真的孩子以为没了楠竹桯枝，爷爷就拿他们没办法了，三个人高兴得疯起来。

堂哥用手巾蒙住凤伢子的眼睛，三个人玩起瞎子捉跛子的游戏来。

凤伢子看不见，在堂屋里到处摸。两个堂哥的脚步绑在一起，又喊又跳又笑，那声音差不多把屋都能抬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爷爷，他要看看是哪几个小家伙忘记了楠竹桯枝炒肉滋味。

两脚刚出门，就被一双小手抱住腿。凤伢子高兴地喊：“哈，这一回跑不脱了。”

凤伢子拿下手巾一看，面前站着的却是怒气冲冲的爷爷。他吓得转身就跑。

“我看你这一回跑不脱了。”爷爷伸手像老鹰抓

小鸡一样。接着，两个开溜的堂哥哥也先后“逮捕归案”。

爷爷黑虎着脸，让他们站在堂屋中间，随手“砰”地关了门。

堂哥一看形势不对，“哇”地哭起来。凤铎子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看着爷爷，心里很得意。哼，楠竹槿枝烧了，看你用什么打？

爷爷找不到楠竹槿枝。心想，胆子还不小呀！他顾不得找家伙，抡起巴掌就打。照规矩从大的打起。

两个堂哥边哭边喊：“爷爷，楠竹槿枝是凤铎子偷的。”

啊，还是这个小家伙。爷爷转过身，抓着他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还偷不偷楠竹槿枝？”

凤铎子一点也不怕：“偷！”

爷爷更来气了，打一下又问：“你听不听话？”

凤铎子痛得含着一眶眼泪，但还是不讨饶，嘴硬地说：“不听！”

小手掌打肿了，小脸上留下了一个个红印子，凤铎子还是不哭不叫饶。奶奶心疼了，跑过来护住小孙子，责怪老头子：“看你，几十岁的人了，跟三岁的孙子斗什么气？”

爷爷的家法第一次失灵，本有点气恼，听老伴这

样一说，也自觉好笑。后来，他嗔爱地说：“这个凤伢子脾气倔得像头小犟牛，也许将来是个角色。”

婆婆子却不以为然：“老倌子，你没看见他脑壳上有两个旋呀。”

周仙梯知道了这件事，得意地哼着：“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从这以后，家里都喊他“犟伢子”了。凤伢子三岁多时，城里的大姨妈到乡下来看看，两姐妹见了面格外亲热。妈妈把儿子一个个叫来见过姨妈。三岁多的凤伢子活泼、机灵，不用妈妈教，就甜甜地喊了一声“大姨妈”；一见面，大姨妈就爱上了这个小外甥。

回城的那天，她故意逗着凤伢子：“凤伢子，跟我到益阳去，给大姨妈做崽，好不好？”

凤伢子鼓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望望大姨妈，又望望妈妈，没有作声。妈妈想看 he 怎么办，也笑而不语。

凤伢子的小心眼却在转着圈子。长到三岁多，他还没进过县城，只听大哥哥讲过，城里的街有好宽好宽，都是麻石铺的；房子好高好高，铺子都比邓石桥

的大，什么家伙都有买。还有做糖菩萨的，耍猴把戏的，那猴子还会敬礼哩！

凤伢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想了想说：“好，你把我做崽，我跟你进城去。”

听他说反了话，满屋的人都笑起来。大姨妈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凤伢子却莫名其妙。

妈妈笑得转不过气，一把将他搂到怀里，说：“蠢宝崽吔，是你给大姨妈做崽。”

凤伢子真的跟大姨进了城，在城里玩了好些天，耍得好痛快。妈妈到底有点不放心，这一天，派满舅和大哥哥到城里去看他。

凤伢子一见满舅和大哥，亲热地直往他们身上滚。不知怎么的，他一下想起了妈妈，闹着要跟他们回来。大姨妈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我要回家去，我要妈妈，我不给你做崽了。”

满舅和大哥都不过十来岁，这么远的路，怎么能带他回去呢？大姨妈不放心，只得好言相劝：“凤伢子，听姨妈的话，过两天姨父有空，就送你回去，好不好？”

“不好！”凤伢子哭着闹着就是不听，“不呀，不呀，我不要姨父送，我就要回家。”

满舅看看冒办法，就在一旁吓唬他：“要回去做

得，有得人背。”

“哪个要你背？我有两只脚，自己走回去。”凤铎子年纪虽小，嘴巴一点不示弱。他白了满舅一眼，气鼓鼓地说。

姨妈知道，他那牛脾气又来了。只好打点一下东西，让满舅和大哥带他回去。送到大门口，还悄悄地嘱咐他们，路上要招扶他，不要吓他，要走不动了，就背他一截路。

凤铎子在旁边把嘴巴一翘：“哪个要他们背，我自己会走。”

凤铎子跟着满舅和大哥走，心里想马上就要见到妈妈了，心里好高兴。在街上还走得蛮快。过了资江河，还有十几里村路。为了赶近路，他们便从山里插。山上的路高低不平。凤铎子到底只有三岁多，腿杆子短，总是走不快。满舅和大哥几次蹲下去要背他。凤铎子却赌气一样，把他们推开：“我不要你背。”

眼看天色不早，肚子都有点饿，凤铎子走不快，又不让人背。满舅和大哥想了一个办法，故意吓他。他俩在头前跑，一边喊：“啊，老虎来了，老虎来了！”

凤铎子真以为老虎来了，只好加快步子跟着他们